

# 大海作证

李宏林



群众出版社

# 大海作证

李宏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 大海作证

李宏林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安丘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3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4年2月山东第3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243 印数：210001—230000册 定价：0.5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了李宏林同志近年来创作的几个短篇小说。《大海作证》、《星星作证》。通过于海波、艾小星等正直青年在林彪反党集团选“驸马”和选“妃子”的阴谋中，英勇反抗，不幸惨死的故事，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罪犯在你面前》抨击了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过程中，党内外一些人的不正之风；而《香港漂流记》则通过两个青年在香港的遭遇，鞭笞了香港“黑社会”的罪恶现象，歌颂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和美好。

## 目 录

星星作证·····	( 1 )
大海作证·····	( 42 )
罪犯在你面前·····	( 93 )
香港飘流记·····	(163)

## 星星作证

在平坦、黑亮的市区柏油路上，正发生着一件在惊险影片中才能见到的富有神秘色彩的镜头：一辆崭新的北京牌吉普车，紧紧地盯住了一辆公共汽车。咬尾巴咬了五站，直至汽车在体育馆车站停了下来。

从汽车上走下的乘客中有一名身高约有一米七的健美姑娘。下身穿着流行的草绿色军裤，上身是天蓝色半袖绸衬衫，乌黑的头发油亮亮的，发梢部分腾起一个波浪后又十分自然地向里卷去。她无意中回头望了吉普车一眼，她的鸭蛋形面孔出现在取景器的镜片上，皮肤光滑、肌肉丰满，白中透出桃儿红；她的两道清秀眉毛象描画似的规整，一对大眼睛隐藏在长睫毛下，总象有星光在闪亮，加上那总是湿润着的红嘴唇，足以用她的美丽牵动人心了。姑娘手里悠荡着一只红色的圆形兜子，向对面的体育馆大楼走去。

吉普车抹回头，开向宾馆。年近五十的军委某办处长孟雄和三十多岁身材魁梧的周戈回到高级住室，急速将刚刚拍照下来的一些照片洗印出来。随即将体委主任请到宾馆。得知这个姑娘叫艾小屋，是小学体育教员，曾获得市小口径手枪射击冠军。正好下午又进行射击比赛，孟处长等当然不放过观摩的机会。



艾小星的射击成绩又名列第一，体委主任马上做了引见工作。孟雄高兴地伸出一只皮肤光泽的手，握住了艾小星那还尚有火药味的细嫩的手，他赞许地把手摇了摇，艾小星尊敬地向部队首长敬个礼。

孟雄开门见山：“你到特殊兵种深造吧！”

特殊兵种！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青年人的辉煌字眼啊！艾小星两道挺扬的秀眉吃惊地挑动了一下，那长睫毛下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星星的光亮。“晚上你到宾馆四号房间找我，我们好好谈谈！”

艾小星脆声地应道：“好！”脸上现出红润的光彩，向孟雄敬个礼便转身疾走了！

孟雄一直目送艾小星的身影消失，他被这个健壮少女的独特魅力所迷醉了！半年来，他为女首长的儿子选送了六个年少美女，都没能称心如意。眼下又派出四拨人马，在中国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选美。孟雄希望他在这项有关首长家族兴旺的神圣使命中独占鳌头，以便捞到显赫的位子。

华灯初上的时候，艾小星穿着笔挺的蓝涤卡上衣，雪白的衬领翻露在外面，更显得端庄健美。她与高个儿男青年一起来到宾馆。

孟雄让坐后，打量一下那男青年，穿着一身洗得洁净的蓝制服，圆脸，头发剪得很整齐，眼睛和嘴含着笑，坐在那里两只手掌一下一下地搓着膝盖，他的神情远比艾小星拘谨。

孟雄指一下男青年：“这位是你的……”

“朋友，他叫石大星，是无线电厂的工人。”艾小星说



完羞怯地低下头。

“噢……”孟雄赞赏地点了点头。

刚刚调来协助孟雄工作的周戈，听见“朋友”两个字便面露难色。他知道“朋友”是“对象”的同义语，给龙少选妃也不能挖别人墙角，因此他估计这桩亲事又告吹了。

但是孟雄丝毫没有败兴情绪，他一再夸奖艾小星的枪法，说她到部队会更有发展，还透露了一下：林副主席的儿子也爱好“小口径”射击！

艾小星听了，那丰腴的鸭蛋形脸上泛出闪闪红光，那长睫毛下的眼睛里象有一群星星在闪亮，她已经自信，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希望。但少女的心房里，还藏有一个甜蜜的幻想，她迟疑地向首长提了出来：“石大星也希望参军……”

石大星急切地抢上一句：“什么兵种都行，到哪儿去我都愿意！”

孟雄坐在沙发上将左腿往右腿上一叠，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石大星那笑咪咪的、憨厚中有点天真的面孔，脑袋里迅速地翻腾了几下，便应诺地点点头：“可以嘛，我看问题不大吧！做一下准备，三、五天之内听调令！”

青石似的穹穹中，闪动着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两个幸福的年轻人，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并辔走着，嘻笑着来到公园的那个老地方，两人亲密地紧靠在一起。

公园里静悄悄的，星光透过茂密的树叶，从空隙中看见了一对贴近着的青春脸庞……

## 二

第二天，孟雄带着周戈，心情愉快地乘三叉戟飞回北京。一辆黑轿车载着他俩，通过市区，拐进一个肃静无人的胡同，尽头处，露出两人高的灰色围墙，此处便是平了设有二百个床位的大医院后建成的首长神秘住宅——毛家湾。

车过两道岗，进了两道门，停在那名声赫赫的乳白色的独楼门前，孟雄和周戈走下车来，将风纪勾扣好，一前一后走进大门，眼前便是另一番天地：一个雅静的开阔坪场，中间是一个花池，各种珍贵的五颜六色的高大花卉满满地挤了一大池子。

右侧是貌不出众的平房建筑，只是房前一米高的、轿车可上可下的宽敞坡台。以及探出屋檐的大雨搭，才使得这排建筑突显高雅不凡。

孟雄推开嵌着大玻璃的楠木门，领周戈进宅。高棚顶，宽通道，地面是由本色木块并成图案的地板。拐弯抹角，才来到女首长的书房前。

头一次进首长住宅的周戈，扫望了一下四壁：三面摆着玻璃书橱，墙上挂着几条字幅，有一条是陈伯达赠书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大窗台上摆着两盆青翠的昙花，听说它是女首长最为喜爱的花种，一幅昙花开放时拍下的照片，挂在墙上。

不一会儿，女首长从内室走出来，穿着笔挺的草绿色军装。她个头略矮，身材略宽，脑门儿略高，面孔呈圆扁形状，在整个身体部件的搭配上，这张脸显得大了点。她和葛

地同孟雄和周戈握手，连说“受累，受累！”便坐在沙发上。然后从无神的大眼睛向孟雄射过一线希望的光亮：“谈谈情况吧！”

孟雄打开皮包，拿出十几张照片，往女首长身前的茶几上摆了两排，然后退坐到沙发上。

女首长看过几张人头像之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再往下看身体局部特写照片，有前胸照、有臂部照、有肩宽照，女首长把这几张照片与压在茶几玻璃板下的同类照片对着看。全部看完后，她嘴角含着笑，问：“干什么的？”

“小学体育教员，其他条件也好，她还有一项特长。”

“什么特长？”女首长显然有了兴趣。“射击！枪法准得很，我亲眼见。她是当地小口径射击冠军！”

女首长那对无神的大眼睛兴奋地又大睁了一下，圆扁脸上堆起笑容，说声：“好哇！我很希望今后中国有个女将军，把几亿妇女统帅在爱武旗帜下，我当她们的老太太，很有意思！”

孟雄略有难色，说：“不十分理想的是，她有对象……”

女首长那两道浅眉毛忽地一皱，眉宇上端聚起个肉疙瘩，不愉快地说：“怎么又遇这种事情，第四次了吧？”

孟雄抱歉地点点头：“问题也不大，那对象迫切地要求参军，我答应了，是这样想的……”他说到这，把话嘎然而止，凑到女首长跟前，弯下身低声说：“我向您单独汇报。”

女首长领悟了他的意思，便从沙发上站起，背着手向邻间的习字间踱去，孟雄跟了进去。

女首长听完孟雄的话，把眼睛闭上，把头仰枕在皮椅背上，面对彩色天棚，沉思着。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睛，向

孟雄说：“保密工作要做好！”“牢记首长指示”。孟雄站起身，准备告辞。女首长从茶几上拿起四张人头像，向孟雄说：“请等一等！”然后她走出书房。经过笔直的通道尽头拐进另一条小甬道，轻轻推门走进独特别致的日浴间。这是一个大长方形房间，房顶上有四块写字台面大的精工特制的玻璃，并嵌在一起，太阳光透过这种玻璃转化成为一种对副主席能适应的柔和光线。当女首长进来时，怕阳光的大人物正仰坐在一把藤椅上，沐浴在一束俗人难得的特殊柔光之下。他那担在藤椅上的两只瘦手、他那腮邦骨嶙起的瘦脸，以及那颗令八亿人民感到神秘莫测的亮光光的秃头，都象纸一样白。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脚上是圆口青布鞋，一名年轻的穿军装的女侍，靠墙站着，双手捧着御冠般的军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干瘦然而却是巨头般的人物的每一细微蠕动，以便随时侍候。

女首长向女侍递一下眼色，女侍迅即把手中的军帽小心地挂在帽挂上，拉开通向里间的门走了进去。

女首长拉过墙边的一把藤椅坐下了。面对着两个黑蚕似的长眉下半闭的眼睛，瞥见了身旁银盘里的红枣和银盘旁放着翻开的《本草纲目》书页上批有“红枣两个好”墨字。显然这位特大首长正严格而又有节制的讲究养身之道。

女首长把四张照片往丈夫手上一放，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从小桌上拿起一只放大镜，把照片上姑娘的鼻子、眼睛放大了五倍，细细品赏着，不时地评论一句：“还好嘛！”

女首长说：“要绕一点小弯子。”

“什么弯子？”

女首长往前挪动一下藤椅，把孟雄的计谋重述一遍。

丈夫听完，嘴角轻轻一动，无声地笑了，又象是责备，又象是夸奖，说：“孟，是一个诡才，日后有大用处！好，照办吧！”

女首长回到她的书房，胸脯挺得直直的，两只手背在身后。孟雄一见女首长摆出要发指示的姿势，“唰”地站了起来，周戈也随着站起。女首长那无神的大眼睛，虽然缺少智慧的光彩，却在浅俗之中闪动着暴发来的无穷权势力量，但是她又很会控制这种力量的流露，眼睛一眨，神态立即变得很和蔼，用亲切的口吻说出一句有关两个人生死命运的决定：“孟处长，军委批准，你去办吧！”

### 三

三天之后，艾小星和石大星同时得到入伍的通知。但去向不同，艾小星到中央军委某部直属特殊兵种部队，要求准日准时乘专机到京；石大星被分配到新疆边防某部，当边防军战士。

消息传开后，登上门来贺喜的可不少。特别是一些老邻居，想想两个孩子的往事，又看到他们熬到有出息的日子，有人不禁激动得落下泪来。

艾小星和石大星可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青梅竹马。各自的家父，在旧社会同是造纸厂的工人，两家是隔壁邻居。在解放前二年，两位工人的妻子在同一天分别生下一男一女，生他们的时辰正是星斗满天，两家便商定了，同用一个星字给两个孩子起名字。

不幸，艾小星的父母早亡，只剩下小星孤苦伶仃一个，石家便把她接到家里抚养，同大星一起上学。念完初中，小星不仅学业出众，也是学校体坛上的一颗新星，市里一开学生运动会，是跑是跳，她总要拿下几项冠军，她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该进入高中的时候，大星母亲连年闹病，一时供不起两个孩子升学，小星便私下悄悄地寻找工作，当一所幼儿园决定采用她当保育员的时候，大星也找到了工作，他坚决不让小星退学，他认为小星念书后的前途比他远大。大星的父母同意了儿子的意见，让小星继续进高中求学，大星入无线电厂学徒。小星又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正当满有希望进入大学门槛的时候，社会动乱了，小星没有随同红卫兵漫游全国，经她请求，当了一名小学的体育教师。她与大星的生活归宿，早在十年前邻里们已给予卜好了。他俩长成青年，那心里也似明镜一般。所以在二十岁生日那一天，大星的父母在桌面上干脆向他俩挑明，并决定家里不收他们的工资，自己攒起来，在合适的时候就结婚。

这回两个人暂时分离，过几年双双回来，再成家，是多么好的事儿！因此石家老夫妻俩尽管因两个孩子离去而感到心里悲伤，但一想到未来那喜庆时刻，也是整天抿着嘴唇乐的。

要分离了，艾小星和石大星各坐一只小板凳，膀挨膀的靠着，从院子里望向无穷尽的夜空。十点过后，满天星斗，一颗星星是那么明亮。小星笑着问大星：“你说，哪颗是织女星？”

石大星往群星中寻望了一会儿，摇摇头：“找不着……”

“还没离开就把咱忘了，给你点东西，好记着我！”说

着艾小星从衣兜里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拉过石大星的手，给他戴在手腕上，说：“我们是临时的牛郎织女，三年后就会相会的！”说着，她幸福地笑了，把头贴在大星的肩膀上。

第二天，小星在舷梯上流着眼泪向机场上的石大星摇手告别后，便钻进波音707客机。飞机在强大的轰鸣中腾向空中，艾小星的心里充满对美好前程的一种幸福感；但同时对于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毫未经过任何周折而十分顺利地获得了幻想中的一切，心中又有点不安。当然，她还在关切着另一件事情：去的是什么兵种呢？怎么个特殊法呢？……她的心绪有点象圆窗外的白云，飘忽不定，起起伏伏。

客机落在北京机场，艾小星走出机舱，她以惊喜的目光望着伟大的首都！目光一落，舷梯下一位军人向她招手，她认出了是孟处长，魁梧的周戈站在他的身边。孟雄把艾小星领进舷梯旁的一辆本茨牌黑轿车里。车轮轻轻滚动，无声地向机场外驰去。几十分钟之后，轿车停在西郊万寿路蔽荫处的一个高级招待所大楼前，孟雄等三人上了二楼，由一名女服务员把他们领进一个单间，房间不大，但光线、设备都好，靠墙放着一对白套沙发。艾小星进入这种房间，目光惊诧，手里的旅行兜、肩上的背包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从她手里接过东西，放在门旁的立柜里。艾小星搓着手，眼神里流露出慌感和不安，嗫嚅地轻声说：“首长，我……”她扫望一眼房间，意思是说：我怎么住到这里？

孟雄仰坐在沙发上，摘掉军帽，露出已经半秃了的头，接过艾小星的话，解释说：“先住下，空军司令部准备留用

几名机要人员，我们推荐了你，领导若满意，你就留在北京！”

艾小星的脸上忽地浮上一层红晕，高兴得两只大眼睛里道道星光闪烁。孟雄心里笑了，心想，就这一双从天上落下来的眼睛，首长儿子也会被迷倒的！

晚餐是女服务员托着盘子送上来的，两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豆沙包。晚上，她俯在坐灯下给石大星写了一封信。躺在床上后，不知怎么，精神特别兴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窗帘露白了，她才朦朦胧胧睡去，她立即进入了梦境：她坐着客机在蓝天中飞翔，客机冲入亮闪闪的星群之中，她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打开舱门跳离机身，象飞天女神一样，迎着清风，飘散着头发，在蓝空中遨游。她抚摸着身边的一颗颗宝石似的亮星，星星为她发出电子琴音乐似的回声……

#### 四

下午三点钟光景，孟雄和周戈乘车来到招待所，他们边上楼周戈边疑惑地问：“孟处长，艾小星已经有对象的人了，我们何必还在她身上下功夫？”

孟雄不大满意地瞥一眼周戈，以教训口气说：“你的头脑里要有战略思想！给副部长选好一个合适的配偶，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小家小户的对象，算得什么问题！一场文化大革命，死去这么多人，照成绩来比，损失还只是很小很小，你忧心的事，算不得一个芝麻。”

周戈不做反响，默默地跟随孟雄来到二楼。他们进到艾



小屋房间，她正坐在桌前读报。

孟雄笑笑说：“小艾，跟我们去一趟，一位首长要见见你。”

一听首长要见，艾小星略觉心神紧张，心想首长无非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块做机要工作的材料，可是自己除了跑跑跳跳再加射击，懂得什么是机要啊！她只好听命，戴好军帽便跟随孟雄走了。走出招待所大楼，钻进轿车，车子直奔郊外开去，经过人烟稀少的山间公路，爬到半山腰，走下车来，艾小星看看绿荫掩映的三层白色别墅，望望四面环抱着密密丛林，听得从山林里传来的大鸟声声怪叫，她似乎觉得来到了一个神话中的境界！

孟雄把艾小星领进一楼休息室，问过侍卫之后，他便通过静静的甬道，直奔别墅后门。出楼门，眼前是一块二百米见方的、精心修整过的水泥平地，它是由首长儿子亲自设计的一个直升飞机机场。在机场上空，一架大肚子直升飞机正在强大的声响中盘旋飞行。五分钟后，直升飞机落下来，一个穿军装，军帽上扣个风镜的青年人从机舱上走下来。这人高个、魁梧，肥壮得臀部和腿把裤子撑得崩崩紧，胖圆脸上也长着一对黑蚕眉，两只大眼睛眼白多眼仁小，黑眼仁还常往上翻动着，所以那目光含满蔑视人间一切的傲慢情绪。这人便是首长儿子，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在他身后跟下来一名驾驶员，是他的飞行教练。俩人奔场地边上的一只红蘑菇似的太阳伞走去，伞下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汽水、果子汁和成盒的酒心巧克力糖。一个穿军服的姑娘将放着湿毛巾的盘子托上前去，首长儿子摘下白丝手套，扔在桌上，用含有香水气味的毛巾擦擦脖子上的汗，然后一屁股坐在仰式